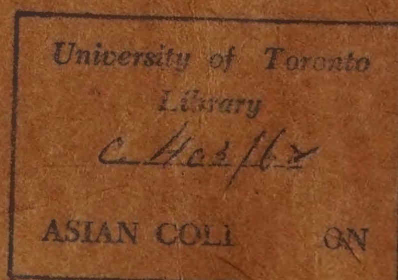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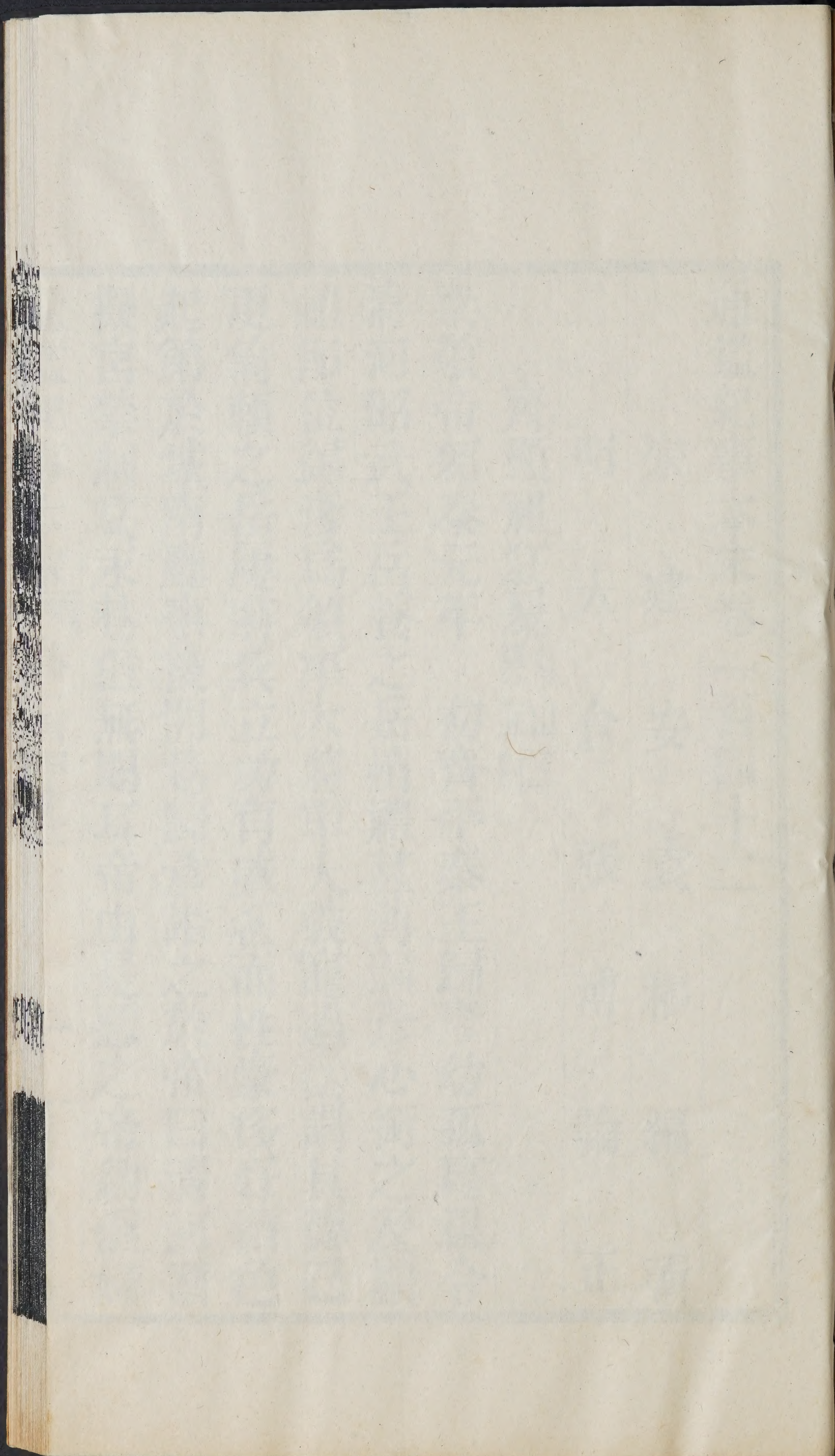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四十二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齊顯祖狂暴常山王篡立附

梁敬帝紹泰元年　初齊平秦王歸彥幼孤高祖令清河昭武王岳養之岳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及顯祖卽位歸彥爲領軍大將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己更倚賴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於城南廳事後開巷歸彥譖之於帝曰清河僭擬宮禁制爲永巷但無闕耳帝由是惡之帝納倡婦

薛氏於後宮岳先嘗因其姊迎之至第帝夜遊於薛氏家其姊爲父乞司徒帝大怒縣其姊鋸殺之讓岳以姦岳不服帝益怒十一月乙亥使歸彥鴆岳岳自訴無罪歸彥曰飲之則家全飲之而卒葬贈如禮薛嬪有寵於帝久之帝忽思其與岳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探出其首投於柈上支解其尸弄其髀爲琵琶一座大驚帝方收取對之流涕曰佳人難再得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太平元年齊發丁匠三十餘萬修廣三臺宮殿齊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

力又能以法馭下或有違犯不容勳戚內外莫不肅
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陳親當矢石所
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
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綵
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或乘牛驢橐駝白象不施鞍
勒或令崔季舒劉桃枝負之而行擔胡鼓拍之勳戚
之第朝夕臨幸游行市里街坐巷宿或盛夏日中暴
身或隆冬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三臺構
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
繩自防帝登脊疾走殊無怖畏時復雅儛折旋中節

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嘗於道上問婦人曰天子何如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殺之婁太后以帝酒狂舉杖擊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兒帝曰卽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大怒遂不言笑帝欲太后笑自匍匐以身舉牀墜太后於地頗有所傷旣醒大慚恨使積柴熾火欲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彊爲之笑曰曏汝醉耳帝乃設地席命平秦王歸彥執杖口自責數脫背就罰謂歸彥曰杖不出血當斬汝太后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乃笞腳五十然後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是戒酒一旬又復如初帝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

崔氏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擊
一百有餘雖以楊愔爲宰相使進廁籌以馬鞭鞭其
背流血浹袍嘗欲以小刀剺其腹崔季舒託俳言曰
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去之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轜
車又嘗持槊走馬以擬左丞相斛律金之胷者三金
立不動乃賜帛千段高氏婦女不問親疎多與之亂
或以賜左右又多方苦辱之彭城王浟太妃爾朱氏
魏敬宗之后也帝欲烝之不從手刃殺之故魏樂安
王元昂李后之姊壻也其妻有色帝數幸之欲納爲
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之百餘下凝血垂將一石

竟至於死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以爲言帝乃止又嘗於衆中召都督韓哲無罪斬之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所殺者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水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內謂之供御囚帝欲殺人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帝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紘曰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謂也對曰長夜之飲不寤國亡身隕所謂大苦

帝縛紘欲斬之思其有救世宗之功乃捨之帝遊宴東山以關隴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魏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然實未行一日泣謂羣臣曰黑獺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請就長安擒之以來帝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東西兩國彊弱力均彼可擒之以來此亦可擒之以往桃枝妄言應誅陛下奈何濫賞帝曰道德言是回絹賜之帝乘馬欲下峻岸入於漳道德攬轡回之帝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啓先帝論此兒酣酗顛狂不可教訓帝默然

而止它日帝謂道德曰我飲酒過須痛杖我道德扶之帝走道德逐之曰何物人爲此舉止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没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逄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內外憯憯各懷怨毒而素能默識彊記加以嚴斷羣下戰慄不敢爲非又能委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修敕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秋

八月庚申齊主將西巡百官辭於紫陌帝使矟騎圍之曰我舉鞭卽殺之日晏帝醉不能起黃門郎是連子暢曰陛下如此羣臣不勝恐怖帝曰大怖邪若然勿殺遂如晉陽　冬十二月齊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

陳高祖永定元年秋七月河南北大蝗齊主問魏郡丞崔叔瓚曰何故致蝗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爲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其頭曳足以出叔瓚季舒之兄也　初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故高祖每出

不欲見沙門顯祖在晉陽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於漆帝以上黨王渙於兄弟第七使庫直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而逃浮河南度至濟州爲人所執送鄴帝之爲太原公也與永安王浚偕見世宗帝有時洟出浚責帝左右曰何不爲二兄拭鼻帝心銜之及卽位浚爲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帝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言不或密以白帝帝益銜之浚入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爲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

宜帝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帝遣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寘於北城地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

二年冬十一月齊三臺成更名銅爵曰金鳳金虎曰聖應冰井曰崇光甲午齊主至鄴大赦齊主遊三臺戲以槊刺都督尉子輝應手而斃常山王演以帝沈湎憂憤形於顏色帝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

縱樂演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帝亦大悲抵杯於地
曰汝似嫌我如是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杯
盡壞棄未幾沈湎益甚或於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
限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又密撰事條將諫其
友王晞以爲不可演不從因間極言遂逢大怒演性
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姦慝即考
竟帝乃立演於前以刀鐶擬脅召被演罰者臨以白
刃求演之短咸無所陳乃釋之晞昕之弟也帝疑演
假辭於晞以諫欲殺之王私謂晞曰王博士明日當
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

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髠鞭配甲坊居三年演又因諫爭被敺撻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帝不知所爲曰倘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數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彊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詣演演抱晞曰吾氣息惙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彊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徒還爲王友及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不

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恆卿宜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者唯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演欷歔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久思今遂息意卽命火對晞焚之後復承間苦諫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是誰教汝演曰天下噤口非臣誰敢有言帝趣杖亂捶之數十會醉臥

得解帝褻黷之遊遍於宗戚所往留連唯至常山第
多無適而去尚書左僕射崔暹屢諫演謂暹曰令太
后不敢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顔内外深相
感愧太子殷自幼温裕開朗禮士好學閑覽時政甚
有美名帝常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帝
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
不斷其首帝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語
吃精神昏擾帝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
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
本不可動揺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

疑貳若其實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爲戲恐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帝帝乃止帝旣殘忍有司訊囚莫不嚴酷或燒犁耳使立其上或燒車釭使以臂貫之旣不勝苦皆至誣服唯三公郎中武彊蘇瓊歷職中外所至皆以寬平爲治時趙州及清河屢有人告謀反者前後皆付瓊推驗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耳不縱反逆也昂大慚帝怒臨漳令嵇曄舍人李文師以賜臣下爲奴中書侍郎彭城鄭頤私誘祠部尚書王昕曰自古無朝士爲奴

者昕曰箕子爲之奴頤以白帝曰王元景比陛下於
紂帝銜之頃之帝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
執之見方摇膝吟詠遂斬於殿前投尸漳水齊王北
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築
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
撤軍人常廪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用焉
十二月齊王如北城因視永安簡平王浚上黨剛肅
王渙於地牢帝臨穴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
悲不覺聲顫帝愴然爲之下泣將赦之長廣王湛素
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聞之呼

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帝亦以浚與渙皆有雄略恐爲後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塡以土石後出之皮髮皆盡尸色如炭遠近爲之痛憤

三年春二月丙戌齊王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事乃以聞尚書右僕射崔暹卒齊王幸其第哭之謂其妻李氏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帝曰然則自往省之因手斬其妻擲首牆外　夏閏四月齊高德政與楊愔同爲相愔常忌之齊主酣飲德政數彊諫齊

王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恆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懼
稱疾欲自退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病對曰陛下
若用爲冀州刺史病當自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卽
起帝大怒召德政謂曰聞爾病我爲爾針親以小刀
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足劉桃枝執刀不
敢下帝責桃枝曰爾頭卽墮地桃枝乃斬其足之三
指帝怒不解囚德政於門下其夜以氈輿送還家明
旦德政妻出珍寶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
之怒曰我內府猶無是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
遂曳出斬之妻出拜又斬之幷其子伯堅　五月齊

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王問於特進彭城公元
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齊
王悉殺諸元厭之癸未誅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
家因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
秋七月齊顯祖將如晉陽乃盡誅諸元或祖父爲王
或身嘗貴顯皆斬於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
矟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剖魚者
往往得人爪甲鄴下爲之久不食魚使元黃頭與諸
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墮
仍付御史中丞畢義雲餓殺之唯開府儀同三司元

鸞祠部郎中元文遥等數家獲免鸞繼之子常山王演之妃父文遥遵之五世孫也定襄令元景安虔之玄孫也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帝收景皓誅之賜景安姓高氏 齊顯祖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愼勿殺也尚書令開封王楊愔領軍大將軍平秦王歸彥侍中廣漢燕子獻黃門侍郎鄭頤皆受遺詔輔政冬十月甲午殂癸卯發喪

羣臣號哭無下淚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卽位大赦庚戌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

十一月辛未齊顯祖之喪至鄴

文帝天嘉元年齊高陽王湜以滑稽便辟有寵於顯祖常在左右執杖以撻諸王太皇太后深銜之及顯祖殂湜有罪太皇太后杖之百餘正月癸亥卒 齊王自晉陽還至鄴 二月己亥齊以常山王演爲太師錄尚書事以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卽位乃就朝列以天子諒陰詔演

居東館欲奏之事皆先咨決楊𠫊等以演與長廣王
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
第自是詔敕多不關預或謂演曰鷙鳥離巢必有探
卵之患今日王何宜屢出中山太守陽休之詣演演
不見休之謂王友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
七十士猶恐不足錄王何所嫌疑乃爾拒絕賓客先
是顯祖之世羣臣人不自保及濟南王立演謂王晞
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眞守文
良主王晞曰先帝時東宮委一胡人傅之今春秋尚
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親承音旨而使它姓

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
借令得遂沖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乎演默然久之
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攝政七年然後復子
明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
今日地望欲不爲周公得邪演不應顯祖嘗使胡人
康虎兒保護太子故晞言及之齊主將發晉陽時議
謂常山王必當留守根本之地執政欲使常山王從
帝之鄴留長廣王鎭晉陽既而又疑之乃敕二王俱
從至鄴外朝聞之莫不駭愕又敕以王晞爲并州長
史演既行晞出郊送之演恐有覘察命晞還城執晞

手曰努力自愼因躍馬而去平秦王歸彦總知禁衛

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

日歸彦乃知之由是怨愔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

道元之子也尚帝姑東平公主每曰若不誅二王少

主無自安之理燕子獻謀處太皇太后於北宮使歸

政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楊愔欲加

澄汰乃先自表解開府及開封王諸叨竊恩榮者皆

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平秦王歸

彦初與楊燕同心旣而中變盡以疏忌之迹告二王

侍中宋欽道弁之孫也顯祖使在東宮敎太子以吏

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帝慈仁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宮人李昌儀即高仲密之妻也李太后以其同姓甚相昵愛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太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湛鎮晉陽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二王既拜職乙巳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赴之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鄭頤止之曰事未可量不宜輕脫愔曰吾等至誠體國豈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長廣王湛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

與席上勳貴賀拔仁斛律金等數人相知約曰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杯彼必致辭我一曰執酒二曰執酒三曰何不執爾輩即執之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常山王演欲緩之湛曰不可於是拳杖亂毆愔及天和欽道皆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燕子獻多力頭又少髮狼狽排衆走出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於此使太子太保薛孤延等執頤於尚藥局頤曰不用智者言至此豈非命也二王與平秦王歸彦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

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儀同三司成休寧抽刃呵演演使歸彥諭之休寧厲聲不從歸彥久爲領軍素爲軍士所服皆弛仗休寧方歎息而罷演入至昭陽殿湛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帝與太皇太后並出太皇太后坐殿上皇太后及帝側立演以甎叩頭進言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己自王公以下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惜獻武皇帝之業共執遵彥等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庭中及

兩廡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衞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爲顯祖所厚叩刃仰視帝不眤之帝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太皇太后令卻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退永樂內刃而泣太皇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眼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爲留使豈不佳耶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爲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太皇太后又爲太后誓言演無異志但欲去逼而已演叩頭不止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

子亦不敢爲叔惜況此漢輩但匄兒命兒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湛以鄭頤昔嘗譏己先拔其舌截其手而殺之演令平秦王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閤斬娥永樂於園太皇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演亦悔殺之於是下詔罪狀愔等且曰罪止一身家屬不問頃之復簿錄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

也戊申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湛爲
太傅京畿大都督段韶爲大將軍平陽王淹爲太尉
平秦王歸彥爲司徒彭城王澈爲尚書令　齊大丞
相演如晉陽旣至謂王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
君側雖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
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演
奏趙郡王叡爲左長史王晞爲司馬三月甲寅詔軍
國之政皆申晉陽稟大丞相規算　秋七月齊丞相
演以王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每夜載入晝則不
與語嘗進晞密室謂曰比王侯諸貴每見敦迫言我

違天不祥恐當忽有變起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
朝廷比者疎遠親戚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
芒刺在背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雖欲謙退粃糠
神器實恐違上玄之意墜先帝之基演曰卿何敢發
此言須致卿於法晞曰天時人事皆無異謀是以敢
冒犯斧鉞抑亦神明所贊耳演曰拯難匡時方俟聖
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
使握晞手使之勸進晞以杳言告演演曰若內外咸
有此意趙彥深朝夕左右何故初無一言晞乃以事
隙密問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每欲陳聞則

口噤心悸弟既發端吾亦當昧死一披肝膽因共勸演演遂言於太皇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簒邪太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演又啓云天下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從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下令廢齊王爲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它也肅宗卽皇帝位於晉陽大赦改元皇建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紹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襃賞死事追贈名德帝謂王晞

曰卿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俟少隙即徑進也因敕與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爲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儁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朝晡給御食畢景聽還帝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羣臣進言帝皆從容受納戊子以長廣王湛爲右丞相平陽王淹爲太傅彭城王浟爲大司馬

冬十一月辛亥立世子百年爲太子百年時纔五歲

二年齊王之謀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爲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散騎常侍高元海高祖之從孫也留典機密帝以領軍代人庫狄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光之弟羨爲領軍以分湛權湛留伏連不聽羨視事先是濟南閔悼王常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濟南王復立爲己不利勸帝除之帝乃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如晉陽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友異常殿下不須異慮湛曰

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湛即留
元海於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盡
湛遽出曰神算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
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
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不干朝政必保泰山
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
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
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
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
之敕執斛律豐樂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

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用
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
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
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
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王至
晉陽九月帝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帝尋
亦悔之　冬十月齊肅宗出畋有兔驚馬墜地絕肋
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王不對太后怒曰
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甲辰
詔以嗣子沖眇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諭旨徵

長廣王湛統茲大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是日殂於晉陽宮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

顏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為也

趙郡王叡先使黃門侍郎王松年馳至鄴宣肅宗遺命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而視之使者復命湛喜馳赴晉陽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宮改易禁衛癸丑世祖即皇帝位於南宮大赦改元太寧立太子百年為樂陵王

三年春正月乙亥齊主至鄴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爲皇太子后魏兖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戊子齊大赦己亥以馮翊王潤爲尚書左僕射　閏二月丁未齊以太宰平陽王淹爲青州刺史太傅平秦王歸彥爲太宰冀州刺史歸彥爲肅宗所厚恃勢驕盈陵侮貴戚世祖即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高元海御史中丞畢義雲黃門郎高乾和數言其短且云歸彥威權震主必爲禍亂帝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伺歸彥還家召魏收於帝前作詔草除歸彥冀州使乾和繕寫畫目仍敕門

司不聽歸彥輒入宮時歸彥縱酒爲樂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赦令早發別賜錢帛等物甚厚又敕督將悉送至清陽宮拜辭而退莫敢與語惟趙郡王叡與之久語時無聞者　秋七月齊平秦王歸彥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鄴其郎中令呂思禮告之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之歸彥於南境置私驛聞大軍將至即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等不從皆殺之歸彥自稱大丞相有衆四萬齊主以都官尚書封子繪冀州人祖父世爲本州刺史得人心使乘傳至信都巡城

諭以禍福吏民降者相繼城中動靜小大皆知之歸彥登城大呼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在臣手投身向鄴奉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反邪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爲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既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獲之鎖送鄴乙未載以露車銜木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命封子繪行冀州事齊主知歸彥前譖清河王岳以歸彥家良賤百口賜岳家贈岳太師丁酉以段韶爲太傅婁叡爲司徒平陽王淹爲太宰斛律光爲司空趙郡王叡爲尚

書令河間王孝琬爲左僕射
五年夏六月齊主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圍日再重
又横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
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
之帝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
妃斛律氏見帝於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
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之又令曳之遶堂行且捶所
過血皆遍地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
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
光自擘之乃開

張溥曰常山王演長廣王湛之殺楊愔也婁太后哭之哀謂其忠而獲罪齊人咸惜之以國刑不可濫善人不可死王允誅蔡邕而敗蕭紀戮徐怦而亡其近是乎然高洋狂暴愔爲宰相不聞諫爭簡因供御身進廁籌醜焉鮮恥又東魏故臣妻其母后人倫道絕罪不容死及疏忌二叔命盡捉酒余猶恨彼向者之年爲罔生也廢帝殷洋之長子幼有人君之度天保間令名尤顯常山王奪其位廢徙在鄴篡無所辭復召而扼殺之絕肋之變報施固然夫洋窮理殘虐盡

性荒淫無道之舉桀紂未聞猶然令終德陽廟
舞光大子殷温裕死非正命狂父逸輕劍之擊
賢子飲金罌之酷天道無知誠不敢信史云洋
初命邢邵制太子名殷字正道洋曰殷家弟及
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楊愔當國有白羊
野草阿麼道人之謠死生命也夫豈人謀然大
惡保首領小善罹刃鏑亦足悲矣湛輔洋爲暴
永安王浚上黨王渙之死湛實成之既代常山
統大寶卽殺其子百年至妻太后殂服緋作樂
逼通昭信李后孕而有女帷薄之亂不異於洋

竟以太上皇老吁可怪也高歡婁后生六男洋演湛皆爲帝一母三天子言有奇驗洋死三十一演死二十七湛死三十二年雖不長咸克有終然洋湛最不道演稱賢王不免篡弒山澤龍蛇戾逆所聚未可謂帝王之祥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四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四十三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安成王篡立 項

陳文帝天嘉元年江陵之陷也長城世子昌及中書侍郎項皆沒於長安高祖即位屢請之於周周人許而不遣高祖殂周人乃遣昌還以王琳之難居於安陸琳敗昌發安陸將濟江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懌召侯安都從容謂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為歸老之地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

因請自迎昌於是羣臣上表請加昌爵命春二月庚戌以昌爲驃騎將軍湘州牧封衡陽王　三月甲戌衡陽獻王昌入境詔中書舍人緣道迎候丙子濟江中流隕之使以溺告侯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初高祖遣滎陽毛喜從安成王頊詣江陵梁世祖以喜爲侍郎沒於長安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上乃使侍中周弘正通好於周

二年夏六月乙酉周主使御正殷不害來聘　冬十一月周人許歸安成王頊使司會上士京兆杜杲來聘上悅即遣使報之幷賂以黔中地及魯山郡

三年春正月丁未周以安成王頊爲柱國大將軍遣杜杲送之南歸　三月丙子安成王頊至建康詔以爲中書監中衛將軍上謂杜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土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上甚慚曰前言戲之耳待杲之禮有加焉頊妃柳氏及子叔寶猶在穰城上復遣毛喜如周請之周人皆歸之

天康元年夏四月上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尚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尚書孔奐共決之奐琇之之曾孫也疾篤奐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頊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樞君正之子也太子伯宗柔弱上憂不能守位謂頊曰吾欲遵泰伯之事頊拜伏泣涕固辭上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上

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爲太子詹事

臣光曰夫臣之事君宜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孔奐在陳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爲不誠則當如竇嬰面辨袁盎庭爭防微杜漸以絕覬覦之心以爲誠邪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奈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旣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

光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癸酉上殂太子即位大赦　五月庚申以安成王頊爲驃騎大將軍司徒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

臨海王光大元年　初高祖爲梁相用劉師知爲中書舍人師知涉學工文練習儀體歷世祖朝雖位宮不遷而委任甚重與揚州刺史安成王頊尚書僕射到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仲舉恆居禁中參決衆事頊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頊地望權勢爲朝野所屬心忌之與尚書左丞王暹等謀出頊於外衆猶豫未敢先發東宮通事舍人殷不佞素以

名節自任又受委東宮乃馳詣相府矯敕謂頊曰今
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頊將出中記室毛
喜馳入見頊曰陳有天下日淺國禍繼臻中外危懼
太后深惟至計令王入省共康庶績今日之言必非
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王三思須更聞奏無使奸人
得肆其謀今出外即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
翁其可得邪頊遣喜與領軍將軍吳明徹籌之明徹
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邵當輔安社稷
願留中勿疑頊乃稱疾召劉師知留之與語使毛喜
先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

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帝帝曰此自師知等所爲朕不知也喜出以報頊頊因囚師知自入見太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罪仍自草敕請畫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中賜死以到仲舉爲金紫光祿大夫王暹殷不佞並付治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行頊雅重之故獨得不死免官而已王暹伏誅自是國政盡歸於頊右衞將軍會稽韓子高鎭領軍府在建康諸將中士馬最盛與仲舉通謀事未發毛喜請簡人馬配子高幷賜鐵炭使修器甲頊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爲更如是邪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

朝名爲杖順若收之恐不時授首或能爲人患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伺間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項深然之仲舉既廢歸私第心不自安子郁尚世祖妹信義長公主除南康內史未之官子高亦自危求出爲衡廣諸鎭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會前上虞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項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平旦仲舉子高入省皆執之并郁送廷尉下詔於獄賜死餘黨一無所問　癸丑以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爲中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伯茂帝之母弟也劉師知韓子高之謀伯茂皆

頵之司徒頊恐扇動中外故以爲中衛專使之居禁中與帝游處　夏四月湘州刺史華皎聞韓子高死內不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啓求廣州以卜朝廷之意司徒頊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以其子玄響爲質五月癸巳頊以丹陽尹吳明徹爲湘州刺史　司徒頊遣吳明徹帥舟師三萬趣郢州丙申遣征南大將軍淳于量帥舟師五萬繼之又遣冠武將軍楊文通從安成步道出茶陵巴山太守黃法慧從宜陽出澧陵共襲華皎幷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合謀進討六月壬

寅以司空徐度爲車騎將軍總督建康諸軍步道趣湘州　華皎使者至長安梁王亦上書言狀且乞師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興無名之師乎晉公護不從閏六月戊寅遣湘州總管衞公直督柱國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將兵助之　秋八月華皎遣使誘章昭達昭達執送建康又誘程靈洗靈洗斬之皎以武州居其心腹遣使誘都督陸子隆不從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並隸於

皎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遂爲之用司徒頊恐
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乙巳悉誅
皎家屬梁以皎爲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會
之周權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衞公直總之與皎
俱下淳于量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元定以步騎數千
圍郢州皎軍於白螺與吳明徹等相持徐度楊文通
由嶺路襲湘州盡獲其所留軍士家屬皎自巴陵與
周梁水軍順流乘風而下軍勢甚盛戰於沌口量明
徹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
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西軍

艦皆碎沒於中流西軍又以艦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與戴僧朔單舸走過巴陵不敢登岸徑犇江陵衛公直亦犇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戰且卻欲趣巴陵巴陵已爲徐度等所據度等遣使僞與結盟許縱之還國定信之解仗就度度執之盡俘其衆幷擒梁大將軍李廣定憤恚而卒皎黨曹慶等四十餘人並伏誅唯以岳陽太守章昭裕昭達之弟桂陽太守曹宣高祖舊臣衡陽內史汝陰任忠嘗有密啓皆宥之吳明徹乘勝攻梁河東拔之周衛公直歸罪於梁柱國殷亮梁主知非

其罪然不敢違遂誅之周與陳旣交惡周沔州刺史裴寛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幷遷城於羊蹄山以避水總管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至城下會大雨水暴漲靈洗引大艦臨城發拍擊樓堞皆碎矢石晝夜攻之三十餘日陳人登城寛猶帥衆執短兵拒戰又二日乃擒之

二年春正月己亥安成王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　冬十一月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意甚不平屢肆惡言甲寅以太皇太后令誣帝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且曰文皇知子之鑒事等帝堯傳弟

之懷又符泰伯今可還申曩志崇立賢君遂廢帝爲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爲温麻侯寘諸別館安成王使盜邀之於道殺之車中

宣帝大建元年春正月甲午安成王卽皇帝位改元大赦復太皇太后爲皇太后皇太后爲文皇后立妃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太子封皇子叔陵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乙未上謁太廟丁酉以尚書僕射沈欽爲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勱爲右僕射勱份之孫也

張溥曰安成王之廢文帝子伯宗也以慈訓太后令告於朝堂謂其罪浮昌邑聲醜太和及考

史書第云太子仁弱帝摯漢惠流亞不聞有衣車納女衰絰生子之事也安成居已齊聖處人凶淫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始興昭烈王道談仕梁爲東宮直閤將軍侯景之亂援臺中流矢卒所生惟文帝及安成王頊江陵既陷安成與長城世子昌俱沒長安文帝即位周人歸昌元嘉三月甲戌入境丙子濟江隕於中流四月丙寅喪柩至建康是時武帝上賓親子零落惟衡陽僅存羣臣哀思故主屬念東宮急望昌入見宗廟退班諸王乃竟衣冠迎櫬不聞燕笑但聞哭

泣膠舟水濱其誰爲賊衡陽獻王入江不化侯
安都封公不慚陳文殘忍奚啻蕭鸞獨安成王
則進參臺閣被顧命蓋兄子則殺之母弟則信
之又謬言禪位要其三讓自此冀百年之後孺
子無恙孰意攫而有之不俟再歲也劉師知涉
書傳明典章迫梁敬帝遶牀走執衣加刃走報
陳武帝武帝曰卿忠於我後莫復爾此實弒君
之賊後忌安成與王暹殷不佞謀矯詔令還東
府事覺死北獄適償厥辜非死忠也到仲舉與
文帝同里深相結韓子高美麗十六歲即執備

身刀從行華皎事王偉文帝四於侯景時遇待甚厚三人微賤相暱其於陳文猶漢高之盧綰樊噲安成倔王起而致命覩孔奐食言偷祿死者重喬岳生者輕鴻毛矣文帝殺衡陽安成殺伯宗伯茂何罪亦罹其毒彼實有不平之言所以難免也昌次不當爲天子則不死伯宗不爲天子亦不死甚哉天子之位生殺之器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四十四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周陳之叛

梁敬帝紹泰元年　初晉安民陳羽世爲閩中豪姓其子寶應多權詐郡中畏服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雲以郡讓羽羽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荒饉而晉安獨豐衍寶應數自海道出寇抄臨安永嘉會稽或載米粟與之貿易由是能致富彊侯景平世祖因以羽爲晉安太守及陳霸先輔政羽求傳

郡於寶應霸先許之

太平元年　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始興王毅以郡讓之而去續部將皆郡中豪族驕橫續裁制之諸將皆怨相與殺之續宗人迪勇冠軍中衆推爲主迪素寒微恐郡人不服以同郡周敷族望高顯折節交之敷亦事迪甚謹迪據上塘敷據故郡朝廷以迪爲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時民遭侯景之亂皆棄農業羣聚爲盜唯迪所部獨務農桑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斂必至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樸不事威儀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衞內有女伎挼

繩破篾傍若無人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附之

陳武帝永定元年詔給事黃門侍郎蕭乾招諭閩中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晉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往往立砦以自保上患之使乾諭以禍福豪帥皆帥眾請降卽以乾爲建安太守乾子範之子也

文帝天嘉二年　初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異之子貞臣徵異爲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帝卽位復以異爲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屢遣其長史王

漸入朝漸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恆懷兩端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使往來琳敗上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實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恪恪與戰而敗退還錢塘異復上表遜謝時衆軍方事湘郢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縻之異知朝廷終將討已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十二月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討之

三年春二月帝徵江州刺史周迪出鎮湓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趑趄顧望並不至其餘南江酋帥私署令長多不受召朝廷未暇致討但羈縻之豫章太守周

敷獨先入朝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妓金帛令還豫章廸以敷素出己下深不平之乃陰與留異相結遣其弟方興將兵襲敷敷與戰破之乃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詐爲賈人欲襲湓城未發事覺潯陽太守監江州事晉陵華皎遣兵逆擊之盡獲其船仗上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爲光祿大夫子女皆受封爵命宗正編入屬籍而寶應以留異女爲妻陰與異合虞荔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上爲荔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嘗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

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
曰逼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
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己乃著居士服居東山
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臥不動親近將
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縣避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
三月丁丑以安右將軍吳明徹爲江州刺史督高
州刺史黃法𣰰豫章太守周敷共討周迪　晉異始
謂臺軍必自錢塘上既而侯安都步由諸暨出永康
異大驚犇桃枝嶺於巖口豎柵以拒之安都爲流矢
所中血流至踝乘輿指麾容止不變因其山勢迮而

爲堰會潦水漲滿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
發拍碎其樓堞異與其子忠臣脫身犇晉安依陳寶
應安都虜其妻及餘子盡收鎧仗而還異黨向文政
據新安上以貞毅將軍程文季爲新安太守帥精甲
三百徑往攻之文政戰敗遂降文季靈洗之子也
秋九月吳明徹至臨川攻周迪不能克丁亥詔安成
王頊代之
四年春正月甲申周迪衆潰脫身踰嶺犇晉安依陳
寶應官軍克臨川獲迪妻子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
遣子忠臣隨之虞寄與寶應書以十事諫之曰自天

厭梁德英雄互起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四海樂推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乎一也以王琳之彊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偃彊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廷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勳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乎三也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至於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頠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介況

將軍釁非張繡罪異盧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
貴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
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高
拱坐論西伯哉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衄
聲實虧喪膽氣衰沮其將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孰
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縶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
卒者乎六也將軍之彊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
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
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
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七也歷

觀前古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鄣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彊弱逆順可得侔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九也北軍萬里遠鬭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十也爲將軍計莫

若絕親留氏遣子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沖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寄感恩懷德不覺狂言斧鉞之誅其甘如薺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以寄民望故優容之　秋九月周迪復越東興嶺爲寇辛未詔護軍章昭達將兵討之　冬十一月辛酉章昭達大破周迪迪脫身潛竄山谷民相與匿之雖加誅戮無肯言者　十二月章昭達進軍度嶺趣建安

討陳寶應詔益州刺史余孝頃督會稽東陽臨海永
嘉諸軍自東道會之
五年冬十月周迪復出東興宣城太守錢肅鎮東興
以城降迪吳州刺史陳詳將兵擊之詳兵大敗迪衆
復振南豫州刺史西豐脫侯周敷帥所部擊之至定
川與迪對壘迪紿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豈規相
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盟敷
許之方登壇爲迪所殺　陳寶應據建安晉安二郡
水陸爲柵以拒章昭達昭達與戰不利因據上流命
軍士伐木爲筏施拍其上會大雨江漲昭達放筏衝

寶應水柵盡壞之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合戰上遣將
軍余孝頃自海道適至弁力乘之十一月己丑寶應
大敗逃至莆口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昭
達追擒之幷擒留異及其族黨送建康斬之異子貞
臣以尚主得免寶應賓客皆死上聞虞寄嘗諫寶應
命昭達禮遣詣建康既見勞之曰管寧無恙以爲衡
陽王掌書記
六年秋七月上遣都督程靈洗自鄱陽別道擊周迪
破之迪與麾下十餘人竄於山穴中日月浸久從者
亦稍苦之後遣人潛出臨川市魚鮭臨川太守駱牙

執之令取迪自效因使腹心勇士隨之入山其人誘
迪出獵勇士伏於道傍出斬之丙戌傳首至建康
張溥曰周迪臨川南城人少居山谷中挽强弋
獵旣代周續爲渠帥王梁元之世授高州刺史
封臨汝縣侯陳武受禪出兵拒王琳擒李孝欽
樊猛余孝頃送建鄴文帝嗣位熊曇朗反復結
周敷黃法𣰋圍屠之功賞甚著陳寶應晉安侯
官人閩中大豪也襲父羽太守陳文武時榮命
有加至子女受爵宗正錄系夫以草澤之雄隖
壁之長攻剽不仁陵暴鄉里此亦古吹簫販繒

監門屠狗者流驟富貴任槐岳名列功臣家啓彊土匹夫隆盛志望已極猶懷異圖狠逸犬噬不顧夷戮是非兩人始願蓋賊臣留異敎之也異東陽狙黠蔑守宰殺郡丞遢放自爲侯景之亂臨城公蕭大連拔爲司馬殘狡失衆心賊將宋子仙攻會稽異背降爲鄕道反執大連送景及景敗巴丘劉神茂謀應江陵異復附之神茂敗又款於景免剉斬其譎詐傾險什百於呂布劉牢之陳寶應爲其子壻周迪與之通謀兩人愚悍惟彼所使虞寄流寓東山寺致書寶應諫

以十事即馬援說隗囂班彪著王命無其慷慨寶應戀戀閹房甘與同惡章昭達乘流放鐔縛取草間周迪爲程靈洗所驅竄身山谷駱牙斬之道傍是時留異桃枝敗北依棲寶應亦懸首建康少長咸死雖舟船下瀨南州厎定然連年鞠旅方鵕三兇國力幾頓矣葢異罪同王偉漏釘舌之誅惡浮彭儁逸抽肝之罰不唯赦之又降帝女錫以昏姻刑賞一乖封豨日競豈非帝失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五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宇文護逆節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二月周楚公趙貴衞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開府儀同三司宇文盛告之丁亥貴入朝護執而殺之免信官　三月周晉公護以趙景公獨孤信名重不欲顯誅之己酉逼令自殺　夏四月周儀同三司齊軌謂御正中大夫薛善曰軍國之政

當歸天子何得猶在權門善以告晉公護護殺之以善爲中外府司馬　周孝愍帝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司會李植自太祖時爲相府司錄參掌朝政軍司馬孫恆亦久居權要及護執政植恆恐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共譖之於周王植恆曰護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之政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王以爲然鳳提曰以先王之明猶委植恆以朝政今以事付二人何患不成且護常自比周公臣聞周公攝政七年陛下安能七年邑邑如此乎王愈信之

數引武士於後園講習爲執縛之勢植等又引宮伯
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恆
爲潼州刺史欲散其謀後王思植等每欲召之護泣
諫曰天下至親無過兄弟若兄弟尚相疑它人誰可
信者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屬臣後事臣情兼家國
實願竭其股肱若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
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姧囘得志非唯不利陛
下亦將傾覆社稷使臣無面目見太祖於九泉且臣
既爲天子之兄位至宰相尚復何求願陛下勿信讒
人之言疎棄骨肉王乃止不召而心猶疑之鳳等益

懼密謀滋甚刻日召羣公入醼因執護誅之張光洛又以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領軍尉遲綱等謀之祥等勸護廢立時綱總領禁兵護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及至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王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賀蘭祥逼王遜位幽於舊第悉召公卿會議廢王爲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公卿皆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乃斬鳳等於門外孫恆亦伏誅時李植父柱國大將軍遠鎮弘農護召遠及植還朝遠疑有變沈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可作叛臣邪遂就徵至長

安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之引與相見謂之曰公見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口辯自陳初無此謀遠謂爲信然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左右曰植亦在門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略陽公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略陽公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幷逼遠令自殺植弟叔詣叔謙叔讓亦死餘子以幼得免初遠弟開府儀同三

司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吾不用汝言以至此穆當從坐以前言獲免除名爲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淅州刺史基尚義歸公主當從坐穆請以二子代基命護兩釋之後月餘護弒略陽公黜王后元氏爲尼癸亥寧都公自岐州至長安甲子卽天王位大赦

二年春正月周以晉公護爲太師　夏四月周以太師護爲雍州牧

三年春正月己酉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王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周處士韋敻孝寬之兄也

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逍遥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護盛修第舍負仰視堂歎曰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護不悅

文帝天嘉元年夏四月周世宗明敏有識量晉公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寘毒於糖䭔而進之帝頗覺之庚子大漸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辛丑殂魯公幼有器質特爲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沈有遠識非因

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壬
寅魯公即皇帝位大赦
二年春正月戊申周改元保定以大冢宰護爲都督
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
聞
四年春二月辛酉周詔大冢宰晉國公親則懿昆任
當元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護抗
表固讓
宣帝太建四年　初周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
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

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
恣横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
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季才
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天
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受旦奭之美子孫常
爲藩屛不然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
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爲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
也自是踈之衛公直帝之母弟也深昵於護及沌口
之敗坐免官由是怨護勸帝誅之冀得其位帝乃密
與直及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太原

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子也帝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太后賜護坐帝立侍於旁丙辰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文安殿見之因引護入含仁殿謁太后且謂之曰太后春秋高頗好飲酒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讀酒誥未畢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衛公直匿於戶內躍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者帝召宮伯長孫覽等告以護已誅令收護子柱國

譚公會大將軍莒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其弟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幷柱國北地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覽稚之孫也初護既殺趙貴等諸將多不自安侯龍恩爲護所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權豈唯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

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它志邪又聞其先與事恩言隂忌之植以憂卒及護敗龍恩兄弟皆死高祖以植爲忠特免其子孫大司馬兼小冢宰雍州牧齊公憲素爲護所親任賞罰之際皆得參預權勢頗盛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察其心及護死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慰勉之使詣護第收兵符及諸文籍衛公直素忌憲固請誅之帝不許護世子訓爲蒲州刺史是夜帝遣柱國越公盛乘傳徵訓至同州賜死昌城公深使突厥未還遣開府儀同三司宇文德齎璽書

就殺之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司録弘農馮遷及所親
任者皆除名丁巳大赦改元以宇文孝伯爲車騎大
將軍與王軌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孝伯與帝同日
生太祖愛之養於第中㓜與帝同學及卽位欲引致
左右託言欲與孝伯講習舊經故護弗之疑也以爲
右侍上士出入卧内預聞機務孝伯爲人沈正忠諒
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使帝聞之帝閱護書記有
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唯得庾季才書兩紙
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帝賜季才粟三百石帛
二百段遷大中大夫癸亥以尉遲逈爲太師柱國竇

熾爲太傅李穆爲太保齊公憲爲大冢宰衛公直爲大司徒陸逼爲大司馬柱國辛威爲大司寇趙公招爲大司空時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爲人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

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衞公直性浮詭貪很意望大冢宰旣不得殊怏怏更請爲大司馬欲據兵權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爲大司徒　夏四月庚寅周追尊略陽公爲孝閔皇帝
張溥曰周孝閔帝覺剛果明帝毓仁明皆末世有道之君也見弒於宇文護𢘿竊痛之護父邵惠公顥文帝泰之長兄也顥三子什肥爲高歡所害導鎭隴右卒於上邽護幼少大父德皇肱最憐愛年十七依泰於平涼泰諸子並幼委以

家務歎其類己既從征伐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咸建功績泰臨殂召護至涇州屬以天下事泰於護分雖叔姪情猶父子既輔覺嗣恐名位素卑羣公不服于謹對衆推之人情始定護又慮覺幼弱欲其早正大號逼魏恭帝禪位覺稱天王月餘恭帝殂綱目直書護弑葢護專周政弑君之事孺子何知歸獄於護書其實也護方握權即殺趙貴獨孤信於是李植孫恆等起而圖之張光洛泄言植等誅死護遂弑覺立寧都公毓毓素有識量雖爲護擁心弗善也

護遂使李安進毒而殂編年考之護丁丑二月
弑魏帝九月弑覺庚辰夏四月弑毓相望四年
歷弑三主置君弈棊惡尤甚焉夫大臣有罪天
子殺之憂國者猶慮其漸不可長力諫爭之豈
有人臣弑主晏安嘗試今日爲之明日復然彼
惟狃於習慣喜怒自行不知其懼黎民驚宗廟
也高澄無道刃起盤下寧都明敏毒中餹䭔膳
奴爲禍飲食戒諸然蘭京可防李安不及防也
洋入討京臠斬漆首安毒君無恙武帝誅護殺
於殿中齊王憲尚不知其罪當日大權在護國

諱君死何人賊傷久不推問其廷無人哉武帝
魯公邕泰第四子毓遇毒大漸口授詔書召而
立之託以事生哀死睠望慇懃卒誅護者武帝
也泰不知護輕委以國而二子俱死毓深知邕
舍子而立而讎賊服刑然則寧都雖死猶能討
逆可謂賢矣宋文詔誅謝晦張皇六師魏敬手
刃天柱不免後患此皆功倍於高貴而智遜於
魯公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四十六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周伐齊　周齊爭宜陽附

陳文帝天嘉四年　初周人欲與突厥木杅可汗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爲后遣御伯大夫楊荐及左武伯太原王慶往結之齊人聞之懼亦遣使求昏於突厥賂遺甚厚木杅貪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杅曰太祖昔與可汗共敦鄰好蠕蠕部落數千來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

遽欲背恩忘義獨不愧鬼神乎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當相與共平東賊然後送女荐等復命公卿請發十萬人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爲得萬騎足矣戊子遣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北道伐齊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期會於晉陽　冬十二月周楊忠拔齊二十餘城齊人守陘嶺之隘忠擊破之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之己丑自恆州三道俱入時大雪數旬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之戊午至晉陽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屯平陽己未周師及突厥

逼晉陽齊主畏其彊戎服帥宮人欲東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孝琬請委叡部分必得嚴整帝從之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使幷州刺史段韶總之

五年春正月庚申齊主登北城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追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自當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兵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

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以往七百餘里人畜無遺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馬死且盡截矟杖之以歸達奚武至平陽未知忠退斛律光與書曰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武得書亦還光逐之入周境獲二千餘口而還光見帝於晉陽帝以新遭大寇抱光頭而哭任城王湝進曰何至於此乃止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即位嬖幸用事朝政漸紊齊人椎冰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

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　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晉公護於晉陽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齊遣使者至玉壁求通互市護欲訪求母姑使司馬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與之言使者甚悅勳州刺史韋孝寬獲關東人復縱之因致書爲言西朝欲通好之意是時周人以前攻晉陽不得志謀與突厥再伐齊齊主聞之大懼許遣護母西歸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　秋八月周遣柱國楊忠將兵會突厥伐齊至

北河而還　九月突厥寇齊幽州眾十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　周皇姑之歸也齊主遣人爲晉公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著錦袍以爲信驗且曰吾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

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
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護得書悲
不自勝復書曰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
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子爲
公侯母爲俘隷暑不見母暑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
無食不知飢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分懷冤酷
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
網惠以德音磨敦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飛
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齊朝霈然之恩旣已沾洽有
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

顏永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
荷齊人畱護母使更與護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時
段韶拒突厥軍於塞下齊主遣黃門徐世榮乘傳齎
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
事可知護外託爲相其實主也旣爲母請和不遣一
介之使若據移書卽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
許之待和親堅定然後遣之未晚齊主不聽卽遣之
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爲之大赦　突厥自幽州
還畱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
前約閏月乙巳突厥寇齊幽州晉公護新得其母未

欲伐齊又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二十四
軍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之兵并羌胡內附者凡
二十萬人　冬十月甲子周主授護斧鉞於廟廷丁
卯親勞軍於沙苑癸酉還宮護軍至潼關遣柱國尉
遲迥帥精兵十萬爲前鋒趣洛陽大將軍權景宣帥
山南之兵趣懸瓠少師楊檦出軹關　十一月周晉
公護進屯弘農甲午尉遲迥圍洛陽雍州牧齊公憲
同州刺史達奚武涇州總管王雄軍於邙山　初周
楊檦爲邵州刺史鎮捍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戰未
嘗不捷由是輕之既出軹關獨引兵深入又不設備

甲辰齊太尉婁叡將兵奄至大破𢧐軍𢧐遂降齊權景宣圍懸瓠十二月齊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太原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之景宣使開府郭彥守豫州謝徹守永州送士良世怡及降卒千人於長安周人爲土山地道以攻洛陽三旬不克晉公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遏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諸將以爲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斥候而已齊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畏周兵之彊未敢進齊主召并州刺史段韶謂曰洛陽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鎮禦如何對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

今西鄰闚逼乃腹心之病請奉詔南行齊主曰朕意亦爾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丁巳齊主亦自晉陽赴洛陽　段韶自晉陽行五日濟河會連日陰霧壬戌韶至洛陽帥帳下三百騎與諸將登邙阪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與周軍遇韶卽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長恭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㥘懼韶遥謂周人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來爲寇何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戰韶且戰且卻以誘之待其

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一時瓦解投墜溪谷死者甚衆蘭陵王長恭以五百騎突入周軍遂至金墉城下城上人弗識長恭免冑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周師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營幕自邙山至穀水三十里中軍資器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及庸忠公王雄在後勒兵拒戰王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惟餘一奴一矢雄按矟不及光者丈餘謂光曰吾惜爾不殺當生將爾見天子光射雄中額雄抱馬走至營而卒軍中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勵衆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

戰達奚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
日欲歸不得武在軍久備見形勢公少年未經事豈
可以數營士卒委之虎口乎乃還權景宣亦棄豫州
走丁卯齊主至洛陽己巳以段韶爲太宰斛律光爲
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壬申齊主如虎牢遂自
滑臺如黎陽丙子至鄴楊忠引兵出沃野應接突厥
軍糧不給諸軍憂之計無所出忠乃招誘稽胡酋長
咸在坐詐使河州刺史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
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
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塡積屬

周師罷歸忠亦還晉公護本無將略是行也又非本心故無功與諸將稽首謝罪周主慰勞罷之

六年五月突厥遣使至齊始與齊通

宣帝大建元年秋八月庚辰盜殺周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九月辛卯周遣齊公憲與柱國李穆將兵趣宜陽築崇德等五城　冬十二月周齊公憲等圍齊宜陽絕其糧道

二年春正月齊太傅斛律光將步騎三萬救宜陽大破周軍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逼宜陽糧道而還周軍追之光縱擊又破之獲其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英梁

景興二月己巳齊以斛律光爲右丞相幷州刺史又以任城王湝爲太師賀拔仁錄尚書事　周齊爭宜陽久不決勳州刺史韋孝寛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豈無智謀之士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必失地今宜速於華谷及長秋築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實難乃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謂使者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守之事遂不行齊斛律光果出晉州道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光至汾東與孝寛相見光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旣舍彼欲於汾北取償

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輔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爲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晉公護問計於齊公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爲聲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護從之

三年春正月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又與周韋孝寬戰於汾北破之齊公憲督諸將東拒齊師　三月周

齊公憲自龍門度河斛律光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齊太宰段韶蘭陵王長恭將兵禦周師攻柏谷城拔之而還　夏四月周陳公純等取齊宜陽等九城齊斛律光將步騎五萬赴之　五月周晉公護使中外府參軍郭榮城於姚襄城南定陽城西齊段韶引兵襲周師破之六月韶圍定陽城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屠其外城時韶臥病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兵專守之此必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城中糧盡齊公憲

總兵救之憚韶不敢進敷帥見兵突圍夜走伏兵擊擒之盡俘其眾乙巳齊取周汾州及姚襄城唯郭榮所築城獨存敷愔之族子也　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多有功者未得慰勞乃密通表請遣使宣旨軍仍且進齊朝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乃駐營待使帝聞光軍已逼心甚惡之亟令舍人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

張溥曰齊洋之時周人畏齊齊湛之時齊人畏周河清二年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欲出走趙

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乃止旣而段韶斛
律光奮銳挫敵周師數敗楊檦勝兵開關出降
王雄勁將一矢立斃使齊主遽播越安能收後
效若此哉段榮起家武威斛律金著聲勅勒兩
人皆從齊高歡經百戰功最高韶與光俱將門
子建武略當時齊臣智勇鮮敵趙用李牧北翦
胡寇西卻强秦其斯人與周兵雖盛何敢與爭
然有宇文憲韋孝寬楊忠等在比權量力勢不
相下彼勝此敗何謂也宇文護母姑沒齊遣使
訪求齊人歸之舉朝稱慶護不德齊制於突厥

反尋干戈背恩不祥宜其敗也然項王以太公

歸漢王漢王不解兵卒殺項王有天下後世未

譏其負義以此罪護豈心服乎抑齊數未盡賢

人尚存護逆當死昊天不祐孫皓雖暴陸抗不

死吳國不亡齊之謂也曹操雖强終身漢賊屈

於孫劉護之謂也宇文泰有事山東請魏主廢

乙弗后納柔然頭兵女護欲藉突厥攻齊則迎

木杆可汗女妻周武母中國婚姻蠻夷仇讎鄰

壤作春秋者尤深惡諸

